劒笑

劒筴第十七卷標目

吳粵之民用劍

武臺劍對

劍軍中女子

劍器

叱劍立奇功

劍番丘

石里劍

劍投虎

劒靡

虎侯劒客

投鞭劒虎

右執劒

陣劒矟

劒突陣

劒斬小成奴迦

壯劒

賜劒授龍驤

狀虎賜劒

劒先登

劒勞

劒守門

寶劒賞陳崇

劒起

劒浮江

周留城獲劒
劒虎還婦
劒諫門
駐軍揮劒
拔劒斬賊柵
劒虎腰
劒斃石筒溪虎
一劒下常州

劒破勢丹

輪劒

劒柱心

劒筴第十七

明豐錢希言譔輯　雲間陳繼儒訂正　長安崔爾進授録

式勇篇式用也聖王上不玩兵下不廢武故紀武威之戰以及搏虎有力者

筴曰禮有云所貴乎勇敢者貴其能行禮義也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有事則用之於戰勝若不用于禮義戰勝而用于爭鬬是謂亂人勇之不可徒用也如此余所次春秋戰國而下蹻勇之

士若而人皆古一時名將良臣大者宣力中原揚威絕漠次亦批擣磔裂鼓敗爲銳者乎至乃列國羣雄戰攻侵伐不可勝數雖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然亦君子所必書也若徒以彊有力聞于世者將不登于明堂是謂漁父獵夫之勇何足筭哉何足算式聽鼓鼙則思將帥之臣簽式勇

搤劍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搤劍曰客安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詘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者百發盡

息矣劉向說苑

吳楚之士舞劍

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夫有備其氣自倍況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彊弩以與貉虜騁于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鹽鐵論

劍斷軫

芊尹文者荆之歐鹿彘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芊尹文拔劍齊諸

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韔援矢於筩引而
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吾有罪于
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
旗齊於軫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荆國有
名大夫而滅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
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吾聞有斷子之旗者
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
王悅使文爲江南令而大治劉向新序

咄劒言勇

衛靈公晝寢而起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御者載而反君曰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劒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劒吾將與若言勇子於是君令內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君從子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

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
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
君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
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
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
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
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悄曰子也
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

于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悄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上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辜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

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靈公辟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丁先生也韓詩外傳

誑劒厲田單

田單將爲大將攻狄狄北胡往見魯仲子連也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

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簸罷也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即墨坐而織蕢蕢草器也立則杖插插鍤同剌土罷爲士卒倡曰倡導也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

久歸于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若如此也）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昭十二年注澠水出臨淄入時水）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昂也）立于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

也狄人乃下馬謖對諸葛亮曰謂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其言出于此戰國策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不能下齊嬰兒謡之曰大冠如箕長劒拄頤攻翟不能下壘于

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在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臿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橫帶馳騁乎淄澠之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矢石之所乃引枹而

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之心也士者將之股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田將軍之謂乎（說苑）

劒彘

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漢書音義曰音楂錘）立帳下（一本立帷下瞋目而視眥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爲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

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
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
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
覇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
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
羽默然沛公如厠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
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
道山下歸走覇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

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誚責也史記

晉潘岳西征賦樊抗憤以巵酒咀彘肩以激揚忽蛇變而龍攄雄覇上而高驤

吳粵之民用劍

吳粵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易發漢書

武臺劍對

李陵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
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
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
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後行
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
騎五百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
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

陵召見武臺（未央宮有武臺殿）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奇材劒客也力扼虎射命中（扼謂捉持之也命中所指名處即中之也）願得自當一隊（隊部也）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鄉讀曰嚮）上曰將惡相屬耶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彊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

劒軍中女子

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 注 謂也 虜見漢軍少且前就營陵搏戰攻之 手對距也 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

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抵當也至也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擊鼓進士而士氣不起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為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漢書】

【唐王維詩】漢家李將軍三代將門子結

鬢有奇策少年成壯士長驅塞上兒深入單于壘旌旗列相向簫鼓悲何已日莫沙漠陲戰聲烟塵裏

劒覊

李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言畏其勇氣後愬之上上召禹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

從落中以劍所絕纍欲刺虎（落與絡同謂當時繩絡之而下也纍索也）上壯之遂救止焉【漢書】

吒劍立奇功

建昭三年陳湯與甘延壽出西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筴謀喜奇功（喜許吏反）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

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剽輕也悍勇也剽頻妙反悍胡幹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眾兵驅帥之令隨從也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

之守則不足自保（之往也保安也）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言凡庸之人不能遠見故壞其事也）延壽猶與不聽（與讀曰豫）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沮止也）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

揚威白虎合騎之校一校則別為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為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敺畜產甚多從後與

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重謂輜重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漢書

劒番丘

元延中復遣段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番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墊丁念反婁音羸選精兵三十弩三十人人持一

發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來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劒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

飲食之邪（飲於禁反食讀曰飼以下同）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即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漢書］

石里劍

商亮字子華年十四舉孝廉到洛陽遇兩

虎爭一羊馬不敢進於是虎乃拔劒直至
虎所斬羊腹虎乃各得其半去時人為之
謠曰后里之勇殷子華暴虎見之合爪牙

殷氏世傳

劒投帍

太石山下有大石嶺碑河南隱士通明以
漢靈帝中平六年八月戊辰於山堂立碑
文字淺鄙之甚殆不可尋魏文帝獵于此

山廂起乘輿孫禮拔劒投涕于是山山在洛陽南而劉澄之言在洛東北非也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東觀漢記）

劒靡

初平元年關東諸郡亦舉兵討董卓衆各數萬推勃海太守袁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徙帝都長安自留屯洛陽遂焚公室紹等聞卓兵彊莫敢先進太

祖遂引兵西將據成臯陳留太守張邈等遣將衛兹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及到酸棗諸軍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還到龍亢

士卒多叛夜燒太祖帳太祖手劒殺數十人餘皆披靡乃得出營其不叛者五百餘人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餘人進屯河內

魏書

虎侯劒客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絕人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

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
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
顧指褚褚瞋目盼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
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
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
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
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
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

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
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
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
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
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
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祚進封
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
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

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將軍封侯者數千人都尉百餘人皆劒客也（魏志）

投鞭劒虎

孫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也魏太祖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初喪亂時禮與毋相失同郡馬台求得禮毋禮推家財盡以與台台後坐法當死禮私導令踰獄自首既

而日臣無逃亡之義徑詣刺奸主簿溫恢恢嘉之具白太祖各減死一等後除河間郡丞稍遷滎陽都尉遷陽平太守入爲尚書明帝獵于大石山有虎突出禮便投鞭下馬欲奮劍所虎詔令禮上馬魏志

陣劍矟

秦王苻登立世祖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軿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衛之凡所欲

爲必啟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爲玄休字每戰以劍稍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十六國春秋

劒突陣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尉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爲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違

垂當破沒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提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彄弓接矢繞提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羌即散走稱神燉煌實錄

劍斬小成奴迦

乞伏曇達熾磐之弟也任為秦州牧鎮東

將軍鎮譚郊封襄武侯與平東將軍王松壽帥騎一萬討破休官權小郎呂破胡于白石川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休官降者萬餘人後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叛保白阬曇逵謂將士曰昔伯珪憑險卒有滅宗之禍韓約肆暴終受覆族之誅今小成等逆命自阬宜在除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粵爾與人戮力勉之衆咸振

劒大呼于是率衆攻白阬斬小戍奴迦及首級四千七百隴右悉降西秦錄

壯劒

常山王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逐一猛獸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爲國立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令一驍將與陵相擊兩槊皆折陵抽箭射之墜馬陵

恐其救至未及拔劒以刃子戾其頸使身首異處帝壯之即日拜都幢將封暨陽子

北史

賜劒授龍驤

北魏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爲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爲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爲

沙門僧彬所匿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
見與言慧龍請効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
天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
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能相資以衆乎然
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
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
之任遂停前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
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荆州刺史謝

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將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劒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北史

狀虎賜劒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瓌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沒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劒嗣侃少雄勇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

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佩執以相擊悉皆破碎南史

劒先登

太尉劉裕軍于馬頭馬頭岸在大江之南北對江陵之江津戍聞徐逵之與魯軌戰歿怒甚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

抽劍指聯曰我斬卿天下可無聯不可無公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敎乃以刀頭穿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却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南史）

劒勞

傳暨眼即靈越子也沉毅壯烈少有父風

入魏鎮南王肅見而異之且奇其父節傾身禮敬表爲參軍以軍功累遷益州刺史明帝初慶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人追隨戀泣者數百里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暨眼於淮南以爲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西征都督率步騎三千以討齊給銅印千餘顆有假職者聽六品已下板之暨眼既出梁州梁軍所在拒塞暨眼三

月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出身頻致九捷蜀人聞豎眼復為刺史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豎眼至州白水已東人皆寧業張齊仍阻白水屯葭萌豎眼分道諸將水陸討之大破其軍齊被重創奔而退小劒大劒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靈太后璽書慰勞賜驊騮馬一匹寶劒一口後轉岐州刺史仍轉梁州刺史北史魏書

劒守門

楊津字羅漢本名延祚高祖賜名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除北中郎將帶河內太守太后疑津貳已不欲使其處河山之要轉平北將軍肆州刺史仍轉并州刺史將軍如故徵拜右衛將軍孝昌初加散騎常侍尋以本官行定州事既而近鎮擾亂侵逼舊京乃以津安北將軍假撫軍將軍北道

大都督右衛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于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萬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柵空而

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搔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劒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詔除衛尉卿征官如故以津兄衛尉卿椿代為左衛尋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 魏書

寶劒賞陳崇

侯莫陳崇字尚樂代郡武川人其先魏之
別部居庫斛眞水五世祖曰太骨都侯其
後世爲渠帥祖允以良家子鎭武川因家
焉父興殿中將軍羽林監崇少驍勇善馳
射謹慤少言年十五隨賀拔岳與爾朱榮
征葛榮又從元天穆討邢果平之以功除
建威將軍則從岳破元顥於洛陽遷直寢
後從岳入關破赤水蜀時万俟醜奴圍岐

州遣其將李尉遲菩薩將兵向武功崇從岳力戰破之乘勝逐北解岐州圍又赴百里細川破賊帥侯伏侯元進栅醜奴率其餘衆奔高平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阬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于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益集賊徒因悉逃散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劒金帶賞崇除安北將軍

大中大夫都督封臨涇縣侯邑八百戶周書

勑起

天監四年武帝詔臨川王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尅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

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内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大怒鬚盡磔曰吕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南史】

釖浮江

麥鐵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陳朝常執繖隨駕夜後多潛往丹陽郡行盜及明却趍仗下執役往迴三百餘里人無覺者後丹陽頻奏盜賊蹤由後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問陳亡入隋委質於楊素素將平江南諸郡使鐵杖夜泅水過楊子江為巡邏者所捕差人防守

送於姑蘇到長亭遇夜伺守者稍懈竊其兵刃盡殺守者走廻乃口齚二首級携劒復浮渡大江深爲楊素奬用後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麥氏皆其後也（嶺表錄異）

麥鉄杖遼東之役將度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既被煞爾當富貴惟忠與孝爾其勉之及戰死帝爲之流涕（隋書）

周留城獲劒

顯慶五年太宗征遼令張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時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令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爲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爲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

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
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鬭而前仁軌軍容整
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
任存城尋而福信殺道琛併其兵馬招誘
亡叛其勢益張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
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進圍平壤不克而
還高宗勑書與仁軌曰平壤軍迴一城不
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

藉鄉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眞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俄而餘豐襲殺福信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以拒官軍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爲之援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兵士大振

于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戰士固守則用日持久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尅周留則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會陸軍同趣周留城仁軌遇倭兵

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漲天海水皆赤賊衆大潰餘豐脫身而走獲其珤劍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并耽羅國使一時並降百濟諸城皆復歸順唐書

不勝忿怒當破吐蕃時得利劍是晚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行八九里會暴雨天晦進退不可忽遇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

劒虎還婦

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毋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毋具言其婦改嫁始末自勵聞之

自勵權避雨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有人呻吟徑前捫之即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巳是林氏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

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舊不肯再見憤恨不已遂持巾于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當能相救必有厚報自勵謂曰我即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投劒而來相訪何期以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身入孔自勵以劒揮之虎腰中斷恐又有虎故未敢

出尋而月明後果有虎至見其偶斃吼叫益甚自尒復倒入又爲自厲所殺乃負妻還家後竟無恙 廣異記

劒譸門

朱泚反陳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衆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劒當軍門大譸曰欲過門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 唐書

駐軍揮劍

中令白敏中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相李德裕時特以國器重之于是搢紳間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秖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剋日同過其第時秋暮沉陰涉旬霖瀝賀跋任負外府罷求官未遂將欲出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羸駒就門告

別聞者以俟朝客乃以他云對之賀跋駐車留書備述羇遊之意白覽書曰丈夫處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者以僥倖取容未足為發身之道豈得家畜飲饌止邀當路豪貴曩時登第負交今日閉門不接縱使便居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懐遠令僕者命賀跋廻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客聯騎而至閽者具陳與賀跋從容無不悅

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賓客未至適有同年出京訪別憫其龍鍾委困不忍弃之留飲數杯遂闕秖接既負吹噓之意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歎逾時云此事眞古人之道由茲賁達可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跋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踰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

藩方再居廊廟蹈義懐仁始終一致流芳
傳素士林美之太初中邊鄙不寧吐蕃尤
恣屈强宣宗皇帝決於致討延英先問宰
臣公首奏興師遂爲統帥率沿邊藩鎮兵
士數萬鼓行而前時犬戎列陣于川以生
騎馬數千匹伏藏山谷旣有得於諜者遂
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帥衣緋茸裘繫珽
裝帶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

出於陣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鬬將白公誠兵上無得而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箭皆中項躍馬而前抽短劒踣於鞍上以手扶挾如鬭毆之狀蕃軍但呼噪助之於鞍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旋無不奮勇旣而大戰沙漠虜陣瓦解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駞馬

輜重不可勝計束手而降四三萬人先是河湟郡界在匈奴者自此悉爲唐土宣宗初覽捷書云我知無中必殄兇醜劇談錄

拔劒斬賊柵

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慆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辛讜寓居廣陵乃仗劒拏小艇趨泗口

貫賊柵入城晃慆慆素聞有義而不相面辛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于爲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劒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

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
更欲何爲不唯有負國恩丈夫氣義亦宜
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場公何
獨存耶即欲揮以向公幷厚本持之讜望
泗州大哭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
心選用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
大呼由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
賊乃退令人心遂固淮南大將李湘率師

五千來援賊詐降敗于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自是無援賊併兵急攻以錢鏁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目生瘡軍儲漸少分食稀粥賴讜犯難仗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唐書

劒虎腰

鍾傅豫章人少倜儻以勇毅聞于鄉里不

其族叢恒好射獵熊鹿麞麂之者無不
獲焉一日有親屬酒食相會傭素能飲是
日大醉唯一小僕侍行比莫方歸去家二
三里溪谷深邃有扁黑文青質額毛圓白
眈眈然自中林而出百步之外顧望前來
僕夫見而股慄謂傳曰速登大樹以逃生
傳時酒力方盛膽氣彌麄即以僕夫所持
自挺山立而拒之虎即直搏傳傳亦左右

跳躍揮杖擊之虎又俯伏傳亦蹲踞須臾復相拏攫如此者數四虎之前足搭傳之肩傳即以兩手抱虎之項良久虎之勢無以用其爪牙傳之勇大以展其心計兩相擎據而僕夫但號呼于其側其家人怪日晏未歸仗劍而迎之及見相捍即揮刃前斫虎腰既折傳乃免焉數歲後江南擾亂群盜四集傳以鬬虎之名爲衆所服推爲

道長竟登戎帥之任節制鍾陵鎮撫一方澄清六郡唐僖昭之代名振江西官至中書令（耳目記）

劒斃石筒溪虎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劒利之間白衛領石筒溪虎暴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去亦遭攫搏時遍鋪卒有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于常日夜行

役不守規避仍詐托权利劍前後千稅人
場進氈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韋莊作
長語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唐末見聞
一劍下常州
唐景福中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
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
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
聞儒疾瘧縱兵擊之會大雨晦暝儒軍大

以安仁義破儒五千餘衆田頵會儒于陣斬之傳首京師儒衆多降于行密行密過常州謂左右曰常州大城也張訓以一劒下之不亦壯哉唐闕史

劒破契丹

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明日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令萬餘人邀晏球等于曲陽戰于城南晏球集諸將

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于是騎兵先進奮檛擲劍直衝其陣大破之僵尸蔽埜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禿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唐闕史

五代吳周本少倜儻有猛虎爲暴擊之斃死于穴由是知名初仕宣州趙隍常衣緋衫褌持劒出入行陣軍中壯之後與楊行密戰被執密曰吾久聞周虎子之名恨見之晚釋縛以爲裨將（五代史）

輪劒

五代劉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劒入敵勇出諸將（五代史）

劒柱心

燕之舊將周歸祐薊門更變之際以劒柱心刃自背出而不死犇于梁爲騎將之先鋒敭十五年夾河百戰遍中之瘡往往遇之後唐莊宗入洛爲仇者于獵場席地俾坐滿挽而射貫腋而出創愈無恙仕至郡牧節度留後（北夢瑣言）